

浮生六記



浮生六記

蘇州沈復三白著

卷一 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謂至矣。東坡云：『事如春夢了無痕。』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婦於首卷，餘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。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鑑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齡而天娶陳氏。陳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。

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琵琶行，卽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，克昌從師修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簾中得琵琶行，挨字而認，始識字，刺繡之暇，漸通吟詠。有一秋，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，之句。余年十三，隨母歸甯，兩小無嫌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：『若爲兒擇婦，非淑姊不娶。』母亦愛其柔和，卽脫金約指，締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閣，余又隨母往。芸與余同齒，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其繡製精巧，詢爲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。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，眉彎目秀，顧盼神飛，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纏綿之態，令入之意也消。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。

篇者。詢其故。笑曰：「無師之作，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。」余戲題其籤曰：「錦囊佳句，」不知天壽之機，此已伏矣。是夜送親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饑索餌，婢嫗以棗脯進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，見藏有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舉箸，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：「淑妹速來！」芸急閉門曰：「已疲乏，將臥矣。」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「頃我索粥，汝曰『盡矣』，乃藏此專待汝婿耶？」芸大窘，避去，上下譁笑之。余亦負氣，挈老僕先歸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忍貽人笑也。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，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，依然如昔，頭巾旣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卺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煖尖滑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，適逢齋期，已數年。

矣。暗計吃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「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」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廿四日爲余姊于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

二之夜卽爲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搗戰輒北，大醉而臥。醒則芸正曉粧未竟也。是日親朋絡繹，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

舅送嫁，丑末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，悄然入室，伴嫗盹於床下，芸卸粧尙未臥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。因撫其肩曰：「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」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「頃正欲臥，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忘倦。」西

廂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。」余笑曰：

「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。」伴嫗在旁促臥，令其閉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

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，戲探其懷，亦怦怦作跳。因俯其耳曰：「姊何心春乃爾耶？」

芸回眸微笑，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，擁之入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

井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嗽上窗，卽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「

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尙畏人嘲耶？」芸曰：「曩之藏粥待君，傳爲話柄。今非畏

嘲，恐堂上道新娘嫻惰耳。」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

鬢相磨，觀同形影，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而歡娛易過，轉睫彌月。

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迓，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。先生循

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尙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時到館，聞信之餘，

心甚悵然，恐芸之對人墮淚，而芸反強顏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

已。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「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。」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

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卽渡江東去。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半多勉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，心殊快快。每當風生竹院，月上蕉牕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卽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，喜同成人得赦。登舟後，反覺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入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，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我取，取『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』意也。檐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牕，人面俱綠，隔岸遊人往來不絕，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，攜芸消夏於此，因暑罷繡，終日伴余課書論古，品月評花而已。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盃，教以射覆爲令，自以爲人間之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，芸問曰：『各種古文，宗何爲是？』

余曰：『國策南華取其靈快，匡衡

劉向取其雅健，史遷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渾，柳州取其峭，廬陵取其宕，三蘇

取其辯，他若賈董策對，庾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

耳。』芸曰：『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恐難入彀，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

悟耳。』余曰：『唐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。卿愛宗何人？』芸發

議曰：『杜詩鍾鍊精純，李詩瀟灑落拓，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之活潑。』

余曰：『工部爲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何也？』芸曰：『格律謹嚴，

詞旨老當，誠杜所獨擅，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

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，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』余笑曰：『初不料陳淑珍

乃李青蓮知己。』芸曰：『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，未嘗稍釋。』

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
芸曰：「彼非作琵琶行者耶？」

余笑曰：「異哉！李太白是

知己，白樂天是啓蒙師，余適字三白，爲卿堵，卿與「白」字何其有緣耶？」芸

笑曰：「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連篇耳。」（吳音呼別字爲白字。）相與大

笑。余曰：「卿既知詩，亦當知賦之棄取。」芸曰：「楚辭爲賦之祖，妾學淺費

解，就漢晉人中調高語鍊，似覺相如爲最。」余戲曰：「當日文君之從長卿，

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」復相與大笑而罷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羈，芸若腐儒迂拘多禮，偶爲披衣整袖，必連聲道：「得罪，

」或遞巾授扇，必起身來接。余始厭之，曰：「卿欲以禮縛我耶？」語曰：「禮多

必詐。」芸兩頰發赤，曰：「恭而有禮，何反言詐？」余曰：「恭敬在心，不在

虛文。」芸曰：「至親莫如父母，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」余曰：「前言

戲之耳。」芸曰：「世間反目多由戲起，後勿冤妾令人譬死。」余乃挽之入懷，撫慰之，始解顏爲笑。自此「豈敢」「得罪」竟成語助詞矣。鴻案相莊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內，或暗室相逢，邂逅邂逅，必握手問曰：「何處去？」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見之者。實則同行並坐，初猶避人，久則不以爲意。芸或與人坐談，見余至必起立，偏挪其身，余就而並焉。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，始以爲慚，繼成不期然而然。獨怪老年夫婦，相視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「非如是焉，得白頭偕老哉！」斯言誠然歟。

是年七夕，芸設香燭瓜果，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。余鐫「願生生世世爲夫婦」圖章二方，余執朱文，芸執白文，以爲往來書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頗佳，俯視河中波光如練，輕羅小扇並坐水牕，仰見飛雲過天，變態萬狀。芸曰：「宇宙

之大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間，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？余曰：『納涼玩月到處有之；若品論雲霞，或求之幽閨繡闥，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；若夫婦同觀，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耳。』未幾燭燼月沉，撤果歸臥。

七月望，俗謂之鬼節。

芸備小酌，擬邀月暢飲，夜忽陰雲如晦。

芸愀然曰：

『妾能與君白頭偕老，月輪當出。』余亦索然。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，梳

織於柳隄蓼渚間。

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，而兩韻之後逾聯逾縱，想入非夷，隨

口亂道。

芸已漱涎涕淚笑倒余懷，不能成聲矣。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，因拍

其背以他詞解之曰：『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粧壓鬢，不知此花必沾

油頭粉面之氣，其香更可愛，所供佛手當退三舍矣。』芸乃止笑曰：『佛手乃

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無意間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須借人之勢，其香也如膏肩詔

笑。」余曰：「卿何謔君子而近小人？」芸曰：「我笑君子愛小人耳。」正話間，漏已三滴，漸見風掃雲開，一輪湧出，乃大喜。倚窗對酌，酒未三盃，忽聞橋下閨然一聲，如有人墮，就窗細矚，波明如鏡，不見一物，惟聞河灘有隻鵬急奔聲。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，恐芸膽怯，未敢卽言。芸曰：「噫，此聲也，胡爲乎來哉？」不禁毛骨皆悚，急閉牕，攜酒歸房，一燈如豆，羅帳低垂，弓影盃蛇，驚神未定。剔燈入帳，芸已寒熱大作，余亦繼之，困頓兩旬，眞所謂樂極災生，亦是白頭不終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愈，以芸年半新婦，未嘗一室間壁之滄浪亭，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。於將晚時，偕芸及余幼妹一嫗一婢扶焉，老僕前導，過石橋，進門，折東曲徑而入，疊石成山，林木葱翠。亭在土山之巔，循級至亭心，周望極目可

數里，炊煙四起，晚霞爛然。隔岸名近山林，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，時正隨書院猶未啓也。攜一毯設亭中，席地環坐。守者烹茶以進。少焉一輪明月已上林梢，漸覺風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俗慮塵懷爽然頓釋。芸曰：『今日之遊樂矣！若駕一葉扁舟，往來亭下，不更快哉！』時已上燈，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，相扶下亭而歸。吳俗，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，皆出結隊而遊，名曰『走月亮』。滄浪亭幽雅清曠，反無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，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；吾母亦有義女九人。九人中王二姑、俞六姑與芸最和好。王癡憨善飲，俞豪爽善談。每集必遷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榻，此俞六姑一人計也。余笑曰：『俟妹于歸後，我當邀妹丈來，一住必十日。』俞曰：『我亦來此，與嫂同榻，不大妙耶？』芸與王微笑而

已。時爲吾弟啓堂娶婦，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，屋雖宏暢，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誕辰演劇，芸初以爲奇觀。吾父素無忌諱，點演慘劇等劇，老伶刻畫見者情動。余窺簾見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入，內探之。俞與王亦繼至。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。余曰：「何不快乃爾？」芸曰：「觀劇原以陶情，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。」俞與王皆笑之。余曰：「此深於情者也。」俞曰：「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？」芸曰：「俟有可觀者再往耳。」王聞言先出，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，勸芸出觀，始稱快。

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，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，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。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，請同往。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斑駁可觀，指示余曰：「以此疊盆山，較宣州白石爲古致。」余曰：

「若此者恐難多得。」王曰：「嫂果愛此，我爲拾之。」卽向守墳者借麻袋一，鶴步而拾之。每得一塊，余曰：「善。」卽收之；余曰：「否。」卽去之。未幾，粉汗盈盈，拽袋返，曰：「再拾則力不勝矣。」芸且揀且言曰：「我聞山果收穫，必藉猴力，果然！」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，余橫阻之，責芸曰：「人勞汝逸，猶作此語，無怪妹之動憤也。」歸途遊戈園，穉綠嬌紅，爭妍競媚。王素愁，逢花必折。芸叱曰：「旣無瓶養，又不簪戴，多折何爲！」王曰：「不知痛癢者何害！」余笑曰：「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，爲花洩忿！」王怒余以目，擲花於池，以蓮鉤撥入池中，曰：「何欺侮我之甚也！」芸笑解之而罷。

芸初緘默，喜聽余議論，余調其言如蟋蟀之用絳草，漸能發議。其每日飯必用茶泡。喜用茶泡，食芥滷乳腐，吳俗呼爲臭乳腐，又喜食滷蝦瓜。此二物

余生平所最惡者，因戲之曰：『狗無胃而食糞，以其不知臭穢。蟬螂圍糞而化蟬，以其欲修高舉也。卿其狗耶？蟬耶？』芸曰：『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，幼時食慣。今至君家已如蟬螂化蟬，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。至滷瓜之味，到此初嘗耳。』余曰：『然則我家係狗寶耶？』芸窘而強解曰：『夫糞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強啖之。腐不敢強，瓜可掩鼻略嘗，入咽當知其美，此猶無鹽醜醜而德美也。』余笑曰：『卿陷我作狗耶？』芸曰：『妾作狗久矣，屈君試嘗之。』以箸強塞余口，余掩鼻咀嚼之，似覺脆美，開鼻再嚼，竟成異味。從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滷腐，亦鮮美。以滷瓜搗爛拌滷腐，名之曰雙鮮醬，有異味。余曰：『始惡而終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』芸曰：『情之所鍾，雖醜不嫌。』

余啓堂弟婦，王虛舟先生孫女也，催粧時偶缺珠花。芸出其納采所受者

呈吾母，婢嫗旁惜之。芸曰：『凡爲婦人已屬純陰，珠乃純陰之精，用爲首飾，陽

氣全克矣，何貴焉。』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。書之殘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

門，彙訂成帙，統名之曰『斷簡殘編』。字畫之破損者，必覓故紙粘補成幅，有破

缺處，倩予全好而捲之，名曰『棄餘集賞』。於女紅中饋之暇，終日瑣瑣不憚

煩倦。芸於破笥爛卷中，偶獲片紙可觀者，如得異寶。舊鄰馮嫗每收亂卷賣

之。其癖好與余同，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語，一舉一動示之以色，無不頭頭是道。

余嘗曰：『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爲男，相與訪名山，搜勝跡，遨遊天下，亦不快哉。

』芸曰：『此何難。俟妾鬢斑之後，雖不能遠遊五嶽，而地近之虎阜靈巖，南

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儘可偕遊。』余曰：『恐卿鬢斑之日，步履已艱。』芸曰：『